

民族研究參考資料

第二集

貴州省民族研究所編

一九八〇年六月

明代贵州彝族历史资料选编

余 宏 模



0179635

K 280.73

1
2

编 者 的 話

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和破坏，民族研究工作遭到空前的浩劫。粉碎“四人帮”，使民族科研得到了新生。为了响应华主席关于积极开展民族学研究的号召，使民族科研更好地为党的政治路线服务，为四化建设服务，为民族工作服务。从现在起，我们将陆续选编有关贵州少数民族历史和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资料，作为内部参考。其主要内容有：

- (1) 社会历史调查报告；
- (2) 民间传说、故事、诗歌；
- (3) 古籍文献摘抄；
- (4) 专业研究人员和业余爱好者撰写的专著、论文；
- (5) 名人传记和回忆录；
- (6) 其他有关民族资料。

为了更好地保存资料，提供有关单位和个人参考使用，我们热切地希望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资料，使民族研究资料宝库更加丰富多彩。

由于编者水平有限，这个资料汇编还存在不少的缺点、错误，希望读者批评指正。

目 录

洪武敕諭 选编

明 朱元璋

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十五日諭	(7)
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諭	(7)
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九日敕諭	(7)
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敕諭	(7)
洪武十五年九月初二日敕諭	(8)
洪武十五年十月初一日敕諭	(8)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敕諭	(9)
洪武十六年六月初二日敕諭	(9)
洪武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諭	(10)
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諭	(10)

王文成公全书 选编

明 王守仁

与安宣慰书 (戊辰)	(11)
与安宣慰书 (二)	(11)
与安宣慰书 (三)	(12)
象祠记	(12)

炎徼纪闻 选编

明 田汝成

奢香	(13)
安贵荣	(14)
阿向	(15)

靖夷纪事 明 高拱 (17)

黔 记 选编

明 郭子章

宣慰列传	(21)
诸夷	(24)

万历武功录 选编

明 瞿九思

安国亨列传.....	(30)
安智列传.....	(31)
奢效忠列传.....	(33)
土妇奢世统奢世续列传.....	(34)

贵州名胜志 选编

明 曹学佺

总叙.....	(36)
贵宁道所属.....	(37)
贵阳军民府.....	(37)
安顺军民府.....	(43)
毕节道所属.....	(47)
毕节卫.....	(47)
乌撒卫.....	(47)
赤水卫.....	(47)
永宁卫.....	(48)
普市所.....	(48)
龙里卫 属司.....	(48)
新添卫 属司.....	(49)

瑞阳阿集 选编

明 江东之

圣断立后疏.....	(50)
清治本疏.....	(51)
塞邪径疏.....	(53)
黜陟边臣疏.....	(54)
乞赐生还疏.....	(55)

冯元成文集 选编

明 冯时可

上刘军门书.....	(57)
又上刘军门书.....	(57)

郭青螺文集 选编

明 郭子章

议处驿递疏.....	(58)
看议播界疏.....	(58)

题夷情疏.....	(59)
条陈地方要务疏.....	(60)

平播全书 选编

明 李化龙

咨贵州责安疆臣.....	(64)
塘报夷情.....	(64)
塘报播事.....	(65)
咨贵州督励安疆臣捣巢.....	(66)
为永宁杜塞祸源.....	(67)
责安疆臣防守.....	(67)
责成永宁自卫.....	(68)
行巡下南道督永宁兵.....	(68)
奖励安疆臣.....	(68)
责令安疆臣、奢世续乘虚捣巢.....	(69)
奖励永宁官兵.....	(69)
督励安疆臣捣巢.....	(69)
责成奢世续临阵.....	(70)
行道镇破酋狡计.....	(70)
行湖广道镇分定官兵信地.....	(71)
令催安奢二土司进兵.....	(71)
行安疆臣一意进兵.....	(72)
催督安疆臣进兵.....	(72)
再催湖贵进兵.....	(73)
催安疆臣进兵.....	(73)
再催永宁进兵.....	(73)
谕催永宁进兵.....	(73)
催永宁兵.....	(74)
诘责安疆臣.....	(74)
责水西进兵.....	(74)
行奖安疆臣兄弟.....	(74)
奖赏水西镇雄官兵.....	(75)
查奢兵私相兑粮.....	(75)
行令水西绝私用命.....	(76)
行水西兵不得全占囤后.....	(76)
查水西通贼.....	(76)
行毕节道退兵攻围.....	(76)
铸铜鼎铭文发各土司.....	(77)

立铜标·····	(77)
致郭青螺中丞·····	(78)
致刘参议一相·····	(78)
又致刘参议一相·····	(78)
致洪副便澄源·····	(78)
致易按察使登瀛·····	(79)
致杨监军寅秋·····	(79)
致郭青螺中丞二首·····	(79)
又致郭青螺中丞·····	(80)
致杨监军·····	(80)
致田东翁大司马·····	(80)
谕副总兵曹希彬·····	(81)
播州善后事宜疏·····	(81)

杨兵宪集 选编

明 杨寅秋

上抚院·····	(88)
又上总督·····	(88)
又上总督·····	(89)
又上总督·····	(89)
上内阁沈蛟门·····	(90)

沈蛟门文集 选编

明 沈一贯

言川贵总督揭帖·····	(90)
--------------	------

宋都谏奏疏 选编

明 宋一韩

西南祸端已开处置未有归着疏·····	(91)
--------------------	------

朱文懿公文集 选编

明 朱 庚

请四川罢兵疏·····	(93)
-------------	------

薛恭敏公奏疏 选编

明 薛三才

覆议水藿事宜疏·····	(94)
--------------	------

黔牍偶存 选编

明 刘锡玄

黔南军政选录·····	(95)
-------------	------

谕水西帖	(95)
谕罗贼檄	(96)
谕安位帖	(96)
谕贼营诸生帖	(96)
谕李希尧帖	(97)
晓谕从贼愚民檄	(97)
谕宋师相帖	(97)
围城日记	(98)

朱司马督蜀黔疏草

选编

明 朱燮元

恭报逆贼情形机宜疏	(109)
选议将领疏	(111)
会勘催兵科道疏	(112)
报总督移镇辰沅疏	(113)
恭报蒞地善后机宜疏	(113)
简兵屯守疏	(114)
直陈黔省情形机宜疏	(115)
请四年新饷疏	(116)
列城善后建卫世守疏	(117)
分界酌议黔蜀两便疏	(119)
回奏新旧田赋疏	(120)
查明蜀省二界疏	(121)
水西夷汉各目投诚措置事宜疏	(123)

攻渝纪事 明 徐如珂 (127)

定蜀纪 明 文震孟 (128)

平蜀纪事 明 虞山遗民 (129)

张氏传 明 朱征舆 (130)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

选编

金毓黻 编录

兵部尚书张为塘报地方夷情事 (132)

兵部尚书张为塘报事 (136)

明史纪事本末

选编

清 谷应泰

太祖平滇 (138)

开设贵州	(144)
平杨应龙	(146)
平奢安	(151)

附录:

土官制	(158)
水西安氏本末	(159)
平水西逸事	(180)
普里本末	(181)
安顺置府本末	(184)

洪武敕諭

明 朱元璋

（编者按：选自景明刻本《记录汇编》卷四十五，明张统《云南机务抄黄》一书。）

制諭征南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副将军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都督谢熊等，于云南开设都指挥使司。谢熊都指挥使掌印，冯诚指挥使左封印，戈预指挥使右封印，云南诸处守御各卫所大小官军悉听节制。

洪武十五年闰二月十五日

敕諭颖川侯傅友德、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往往人来皆说各处守御卫分好生无粮。以朕远料云南，莫若大将军拨下止守云南大理、楚雄、临安、曲靖、普安，其身子里守御处所，如东川、芒部、乌撒。除乌撒见守少存其余且休占，住军都督去厮杀，等杀得蛮子畏服了，然后将东川卫于七星关南一日半，乌撒往北一日半，立为一卫，令东川人民供给。其乌撒令乌撒人民供给，务要岁足军实。七星关立一卫，或乌蒙、或芒部合令那处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自永宁迤南至七星关分中札一卫，令六诏、羿子等蛮人供给，务要岁足军食。若如此道路易行，军势排在路上，有事会各卫官军剿捕。若分守诸处，深入万山，蛮人生变，顷刻道路不通，好生不便。符至之日，诸将当美饮食抚军士，将诸蛮尽行平定，方敢旋师，如敕奉行。

洪武十五年七月二十二日颁行

敕总兵官征南将军颖川侯、西平侯，徐保至京，方知大军七月二十八日已围乌撒，俘获次第，见搜林菁，诸蛮四散逃去。然此乌蛮之地，山多径隘，必深谋远虑。将永昌、平凉、安陆三侯，王、张、郭三都督诸处军士，会于一处，所在山林，布满搜索，则诸蛮无所逃矣。近人自七星关来说，芒部、乌撒二处蛮人，夤夜持火照道，挈家尽逃入霁翠地方避难。符至可先着令，务要蛮人献将出来。其关索岭路非古正道，又在西北、西南甚是下隘，人马经行，必着大军荡涤彼处蛮贼，开通此路，以接普定。其芒部必当尽获首目前来。如敕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十九日

敕諭总兵官征南将军颖川侯、西平侯，云南地方粮食，生受各处安放军卫，务要活落调遣，庶使军官军人不致艰辛。若安顿不如法，大军一回，诸夷作乱，人少难以制伏。

若差去舍人至军中，须要把逃军的缘故，说与各处守御军士知道。这蛮人地面里，凡在逃军人，但下路的不曾有一个出得来，都被蛮人深山里杀了，不杀的将木墩子墩了，教与他种田。差去舍人到时，可即将蓝玉、费聚、吴复、王、郭、张三都督这几个领的军，都会做一处，搜山杀蛮。军势既大，蛮人地方窄狭，可以擒获。无粮处休教军守，止于赤水立一卫，毕节立一卫，七星关立一卫，黑张迤南瓦店迤北分中立一卫。如此分布守定，往来云南便益。其水西霁翠地方，必会十万之上军数踏尽了，然后方是平定。此等料度，皆是我坐家说的，不知可行不可行，军中自从其便。如敕奉行。

洪武十五年八月二十九日

敕谕总兵官颖川侯、西平侯及平凉侯、安陆侯知道。六月初八日，贵州都司文书至京师，知盘江路道尚未通行，兼说目下并无升合口粮，如此艰辛。符到之日，将各处守城寨官军，若无粮用时，且将城寨不守，尽数出去会做一处，将那有粮蛮人都打了取粮用，休固守不肯那移，久后军马饥荒了。符到水西留四百守城，看霁翠变也不变。普定、云南也如此，将水西、普定应有军马都会一处，每日去蛮子住处攻打要粮用，他那有功夫去打我空城，只这般依着，如敕奉行。钦此。

洪武十五年九月初二日

又传奉圣旨，乌撒若平，使趋芒部，既平芒部，乌蒙若半真半假来归，且虚待着。东川若降，亦虚待着。且把军十数万都调毋役、西蒲等处尽剿了，然后复往乌蒙、东川、水西，人在后下手。当日回奏，除钦奉行外。

洪武十五年十月初一日

礼部为征南事。洪武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华盖殿早朝，钦奉圣旨：征南将军奏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并云南土官等既降又叛，因此自六月从云南将兵，由仁德府将东川牛羊收与军，计羊三万、牛一万；又乌蒙边上经行，收羊六千、牛二千五百；至乌撒收到牛羊五万；芒部牛羊四万。这般说呵他那乌撒、乌蒙、东川、芒部四处把事，怎地服事。土官教如此不至诚，引将军去路坏了好地面。当初我这里用兵，可为普定安赞招咱每的军，藏了有罪的人，去拿安赞，安赞已拿了。取云南的缘故，为云南梁王使人来俺根前打细通了流官及火者每，为这般征云南。云南既定，梁王自死，家小都来，俺行了。那各处土官不晓事，叛什么？若晓事不作歹呵，那大军踏践坏的人口头匹纳差发呵，几年用得着。那厮每许大地方，如何无一个晓事的把事，都这般不知天道人事，可惜搅坏了。你部家即便出榜去，教土官百姓知道，教听者俺的言语，安分守己当差休做歹。不听说呵，俺再用心他每当不得。本部备开圣意，仰西南诸夷悉宜遵守，毋踏前非，须至榜者。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自有元失驭，群雄并起，声教异为，蒸黎各擅，是致废兴，民不聊生。朕秣马励兵于江左，控弦三十万，以观诸雄弗成，乃命征虏大将军平元都，肃靖华夏，奠安黎庶。迩年以来，士不弯弓，马牧平野，农耕有馀，人皆乐福。惟尔

西南诸夷密迹声教，恃险弗庭，纳逋逃匿有罪，坐受四川之任，肆侮中华，凡我朝臣，孰不奋恨，是以特兴问罪之师。今云南既平，诸夷服从，故诏谕以更生之恩，所有事宜，例列于后：

一、云南地方所居人民，士农工商各安生业。

一、云南诸夷处所有便于水草放牧者仍旧。

一、本处人民既已归附，各务生业，毋得擅带弓箭执把枪弩。敢有违者，擒而罪之。手无兵刃我良民，若害及无兵刃者，治以重罪。

一、本处人民往往制造毒药，有伤善良。诏书到日，毋得似前违造。

一、本处人民归附之后，凡有诉讼，须要经官陈理，毋得擅相仇杀。

一、乌撒、乌蒙、东川、芒部诸夷土官既降复叛，潜害兵士，若便尽行剿捕，缘罪酋畏恐累良民。令事已定，其有畏避军马逃窜山林者，诏书到日，自行出官投首，与免前照，仍旧生理。间有首恶仍复不悛，潜匿山菁，有能擒获首告者，重加优赏。

一、普定、普安、西靖等处使客，经行驿路，本处土人潜入深菁，邀阻往来，发兵搜捕，已行得获。今后人民各安生理，毋得似前阻滞，如有阻滞经行，照依地方剿捕。

一、自永宁至乌撒卫，由可渡河，亦系使客经行大道，本处土人毋得阻滞人行，如有阻滞经行，照依地方剿捕。

一、云南普定被大军征伐者，为隐藏向仓官龙小厮，及招诱逃军，所以受问罪之师。今后各处土官，毋蹈前非，隐藏有罪之人。

一、府州县学校宜加兴举，本处有司选保民间儒士堪为师范者，举克学官，教养子弟，使知礼义，以美风俗。

一、民间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所在官司设养济院，月给口粮，以全其生。

一、各处仕宦人员流寓在彼，及本处人民，如有怀材抱艺愿仕者，有司礼送赴京，以凭擢用。

一、旧有各处官民人等。因兵隔越，原还乡里者听。于戏知天命者福臻，昧天理者祸至，信如四时，速如影响，播告诸夷，想宜知悉。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

洪武十六年正月初三日纪事奉御徐保传：奉御笔圣旨，军中十分要仔细，天象自今年六月至十一月，月犯毕三次，主军中有大战。防水中下毒有奸谋。若军下营处，须自穿井吃水，若无粮时，不要守城，会着大军，不问蛮子在那里，直要寻见拿了方守城。奉御徐保口传圣旨一：云南至毕节立界牌，牌上写着土官把事名字，教他供给守御处粮食，如是地界上截了军，照依地方剿捕，不供给也照依地方剿捕。

谕总兵官，云南之地，古与中国相去不甚远，止是山川险阻，其土产不厚，以此历代取是方简。今云南虽得，就中粮食艰辛，近闻永昌侯军先出沪叙食粮优养，甚意甚好。又不知于沪叙可过几时？若军驻沪叙不久欲还。曲靖等处粮食秋收又不知几何？地

里上民可供几何？计食过明年新种交过，方可放心。不然若所收不及所用，大军既回，民人不供，将徒费前日之劳。每人来说亦子九寨人民密迹，四川恃险不当差发，今遍自大军云南一行，此等中途多损伤军士，甚是不悛前过。今次莫若将军回趣时，于内食践粮食一冬，将彼军中擒获些出来，使之畏惧，又且声势云南守御。来春军回，休食泸叙军粮，故兹敕谕。

洪武十六年六月初二日

谕征南将军总兵官颖川侯傅友德、副总兵永昌侯蓝玉、西平侯沐英知道。近于六月中旬，遣归车里使臣，遣官间问云南老人，皆说死可伐地方三十六路，元朝时都设官，后彼蛮人专其地已四十年。已近因云南大理不和，其蛮又侵楚雄西南边远干威远二府，梁王无力克复，至今蛮占。以此观之，云南不可不备边，机密回军一节，可迟可速，自当仔细。若死可伐不必备，大军可回，军回时，其途中亦子九寨、戎县地面五村大坝上下落乡十池等处，及黄平罗木洞蛮，霭翠管下阿吕两宗翠瓦莫得阿胡阿遣等蛮，助乌撒杀害军民的这几处，大军既回经由便路，合就势略加以威如何。如可，施行其事；如不可，收兵抚恤了便过。大军必从黄平辰沅岳州直至武昌，方有船只载归，故兹敕谕。

洪五十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曲靖军民府沾益州，洪武二十一年三月十六日辰时抄。蒙右军都督府书填内府禧字一号勘合批，差镇抚成谨到州为军务事。比对勘合相同。该洪武二十一年二月初十日，本府金都督王诚等，于奉天门早朝，钦奉圣旨：右军差舍人前去播州、水西、乌撒、乌蒙、沾益、寻甸、建昌、武定、马湖各各土官处说知，禄肇不肯当差，芒部、东川与白夷私通，已差阿奴亦结暗地往来，要与我每厮杀。不想东川、芒部这等心歹为这般，且不与白夷厮杀，先与东川、芒部讨得分晓了方过去。如今我每无粮，这军马且在禄肇地面上种二年田，却去芒部种二年田，再过东川种田二年，方去白夷厮杀。我则这般要与白夷厮杀，无粮难去，既是东川通了他，必请白夷军来，与他每就东川厮杀，却不省了我每行远路。我自种自吃着修营寨成家在东川、芒部地面上，请白夷十万、二十万军来，东川、芒部纳与他人粮、象粮、马草料与我每战。俺的差发不当，白夷差发却当。说与水西等处土官。这东川、芒部人，禄肇人，你每体藏他走在你地面里隐下了，不便与你土官。早前我买马征达达，他每不肯，如今达达征取了，他每不曾将马助气力，倒通了白夷，说与众土官知道。钦此。本府今将圣旨事意备云前去仰钦依施行。

王文成公全书选编

明 王守仁

（编者按：选自商务印书馆发行《万有文库》版。以下《与安宣慰》书三文，摘自《王文成公全书》卷二十一、外集三。）

与安宣慰书（戊辰）

某得罪朝廷而来，惟窜伏阴崖幽谷之中，以御魍魉，则其所宜。故虽夙闻使君之高谊，经旬月而不敢见，若甚简伉者然。省愆内讼，痛自削责，不敢比数于冠裳，则亦逐臣之礼也。使君不以为过，使庖人馈粟，庖人馈肉，园人代薪水之劳，亦宁不贵使君之义而谅其为情乎。自惟罪人，何可以辱守土之大夫，惧不敢当，辄以礼辞。使君复不以为罪，昨者又重以金帛，副之以鞍马，礼益隆，情益至，某益震悚，是重使君之辱，而甚逐臣之罪也。愈有所不敢当矣。使者坚不可却，求其说而不得，无已其周之乎？周之亦可受也。敬受米二石，柴炭鸡鹅悉受如来数，其诸金帛鞍马，使者所以交于卿士大夫者，施之逐臣，殊骇观听，敢固以辞。伏惟使君处人以礼，恕物以情，不至再辱，则可矣。

与安宣慰书二（戊辰）

减驿事，非罪人所敢与闻，承使君厚爱，因使者至，闲问及之，不谓其遂达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见询，则又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世守之，不可以擅改，在朝廷且谓之变乱，况诸侯乎。纵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使君必且无益。纵幸免于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以长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是故天子亦不得逾礼法，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其谁以为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职事，意亦如此，夫划除寇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土之常职，今纍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欲以何为。使君为参政，亦已非

设官之旧，今又干进不已，是无抵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委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其敢弗行乎。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逮，其又可再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义，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违义而行，众所不与，鬼神所不嘉也。承问及，不敢不以正对，幸亮察。

与安宣慰书三（戊辰）

阿贾、阿札等畔宋氏，为地方患，传者谓使君使之。此虽或出于妒妇之口，然阿贾等自言使君尝锡之以毡刀，遗之以弓弩，虽无其心，不幸乃有其迹矣。始三堂两司得是说，即欲闻之于朝，既而以使君平日忠实之故，未必有是，且信且疑。姑令使君讨贼，苟遂出军剿扑，则传闻皆妄，何可滥及忠良，或坐观逗留，徐议可否，亦未为晚。故且隐忍其议，所以待使君者甚厚，既而文移三至，使君始出，众论纷纷，疑者将信。喧腾之际，适会左右来献阿麻之首，偏师出解洪边之围，群公又复徐徐。今又三月余矣，使君称疾归卧，诸军以次潜回，其道分屯寨堡者，不闻擒斩以宣国威，惟增剽掠以重民怨，众情愈益不平。而使君之民，罔所知识，方扬言于人，谓宋氏之难，当使宋氏自平，安氏何与，而反为之役。我安氏连地千里，拥众四十八万，深坑绝屯，飞鸟不能越，猿猱不能攀，纵遂高坐不为宋氏出一卒，人亦卒如我何。言已稍稍传播，不知三堂两司已尝闻之否，使君诚久卧不出，安氏之祸，必自斯言始矣。使君与宋氏同守土，而使君为之长，地方变乱，皆守土者之罪，使君独能委之宋氏乎？夫连地千里，孰以中土之一大郡，拥众四十八万，孰与中土之一都司，深坑绝屯，安氏有之，然如安氏者，环四面而居，以百数也，今播州有杨爱、恺黎有杨友、酉阳保靖有彭世麒等诸人，斯言苟闻于朝，朝廷下片纸于杨爱诸人，使各自为战，共分安氏之所有，盖朝令而夕无安氏矣。深坑绝屯，何所用其险，使君可无寒心乎！且安氏之职，四十八支，更迭而为，今使君独传者三世，而群支莫敢争，以朝廷之命也，苟有可乘之衅，孰不欲起而代之乎。然则扬此言于外以速安氏之祸者，殆渔人之计，肖墙之忧，未可测也。使君宜速出军，平定反侧，破众谗之口，息多端之议，弭方兴之变，绝难测之祸，补既往之愆，要将来之福，某非为人作说客者，使君幸熟思之。

象祠记（戊辰）

灵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慰安君，因诸苗夷之请新其祠屋，而请记于予。予曰：毁之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盖莫知其原。然吾蛮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逆曾高而上，皆尊奉而禋祀焉。举之而不敢废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祠，唐之人盖尝毁之。象之道，以为子则不孝，以为弟则傲，斥于唐而犹存于今，毁于有庠而犹盛于兹土也胡然乎？我知之矣。

炎徼紀聞選編

明 田汝成

(编者按：选自商务印书馆《丛书集成》初编。)

奢 香

奢香者，贵州宣慰使霭翠之妻也。霭翠之先火济者，蜀汉时，佐丞相亮、刊山通道，擒孟获有功，封罗甸国王。唐阿佩、宋普贵、元阿画、皆以历代开国时，纳土袭爵，居水西，号大鬼主。霭翠，仕元四川行省左丞、兼顺元宣慰使，洪武四年，与其同知宋钦，归附。高皇帝嘉之。以霭翠为贵州宣慰使，钦为宣慰同知，得各统所部。而霭翠兵独强盛，分四十八部，每部以大头目领之。时都督马煜，镇守贵州，以杀戮慑罗夷，夷畏之，号马阎王。霭翠死，奢香代立。煜欲尽灭诸罗，郡县之。会奢香有小罪，当勘，煜械致奢香，裸挞之，欲以激怒诸罗为兵衅，诸罗果勃勃欲反。时宋钦亦死，其妻刘氏多智，谓奢香部罗曰：无哗。吾为汝诉天子，天子不听，反未晚也。诸罗乃已。刘氏遂飙驰见太祖白事，太祖召讯之，刘氏对曰：罗夷服义，贡马七八年，非有罪。马都督无故骚屑，恐一旦糜沸，反谓夷等不戢，敢昧死以闻。太祖然之。还宫以语高后，且曰：朕固知马煜忠洁无他肠，第何惜借一人以安一隅也。命后召刘氏宫中，讯之曰：汝能为我召奢香乎！刘氏曰：能。即折简奢香，令速入见。奢香遂与其子妇奢助，飙驰见太祖，自陈世家守土功，及马煜罪状。太祖曰：汝等诚苦马都督乎！吾将为汝除之，然汝何以报我。奢香叩头曰：若蒙圣恩，当令子孙世世戢罗夷，不敢生事。太祖曰：此汝常职，何言报也。奢香曰：贵州东北间道，可入蜀，梗塞久矣。愿为陛下刊山，开驿传以供往来。太祖许之。乃召煜入朝议事，煜初不知所以，既出境乃知之，大恨曰：孰谓马阎王乃为二妮子坑耶！悔不根薤，赭为血海也。既入见，太祖数其罪状，煜一无所答，第曰：臣自分梟首久矣！太祖怒，立斩之。以其头示奢香曰：吾为汝忍心除害矣。奢香等叩头谢，乃封奢香顺德夫人，刘氏明德夫人。高后赐宴谨身殿，遣归，赏赉甚厚。命

君子之爱若人也，推及于其屋之乌，而况于圣人之弟乎哉。然则祀者，为舜非为象也，意象之死，其在干羽既格之后乎。不然，古之鸷桀者岂少哉，而象之祠独延于世，吾于是益有以见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泽之远且久也。象之不仁，盖其始焉尔，又乌知其终之不见化于舜也。书不云乎。克谐以孝，烝烝又不格奸，瞽叟亦允若，则已化而为慈父。象犹不弟，不可以为谐，进至于善，则不至于恶，不抵于奸，则必入于善，信乎象盖已化于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国，象不得已有为也。斯盖舜爱象之深，而虑

所过有司。皆陈兵耀之。奢香既归，以威德宣谕罗夷，岗夷皆帖然慑服。奢香乃开赤水乌撒道，以通乌蒙，立龙场九驿，马匹廩餼，世世办也。

论曰：马煜功勋，史不既见，贵州人独能谈之。尝筑会城，砖厚五寸许，一不中程，即杀作者。令诸夷自窑所达城所，骈立而接运，给日无敢蹶倚。厅事以合抱木为之，至今无倾。永乐初，有顾晟者，守贵州，修煜故事，诸罗畏之，号曰老虎。然晟以靖难功，眷顾特厚，不疑所行。噫！煜殆数奇不幸矣。

安 贵 荣

安贵荣者，霭翠之孙也。奢香死，翠霭之弟安匀立，子孙遂以安为姓。世骄蹇不受节制，即听调从征，非微厚赏不赴。所过村落，杀掠无噍类者。诸罗亦犷悍，眇官军，尝睥睨省城曰：“是直用水西毡衫叠塞耳！”贵荣，多智略，善兵。以从征香炉功，加贵州布政司参政，犹怏怏薄之。乃奏乞减龙场诸驿，以偿其功。事下督府勘议，时兵部主事王守仁，以建言谴谪龙场驿丞，贵荣甚敬礼之。守仁乃贻书贵荣曰：“减驿事，非罪人所敢与闻。承使君厚爱，因使者至，偶问及之，不谓其遂达诸左右也。悚息悚息。然已承见询，则不可默，凡朝廷制度，定自祖宗，后事守之，不敢以擅改。改在朝廷，犹谓之变乱，况诸侯乎！纵朝廷不见罪，有司者将执法以绳之，使君必且无益，纵遂幸免于一时，或五六年、或八九年虽远至二三十年矣，当事者，犹得持典章而议其后。若是，则使君何利焉！使君之先，自汉唐以来，千几百年，土地人民，未之或改所，永久若此者，以能世守天子礼法，竭忠尽力，不敢分寸有所违越。故天子亦不得逾礼法，无故而加诸忠良之臣。不然，使君之土地人民，富且盛矣，朝廷悉取而郡县之，其谁以为不可。夫驿可减也，亦可增也。驿可改也，宣慰司亦可革也。由此言之，殆甚有害，使君其未之思耶！所云奏功陞职事，意亦如此，凡剷除寇盗以抚绥平良，亦守土常职。今缕举以要赏，则朝廷平日之恩宠禄位，顾将何为。使君为参政，已非设官之旧，今又干进不已，是无底极也，众必不堪。夫宣慰，守土之官，故得以世有其土地人民。若参政，则流官矣，东西南北，惟天子所使，朝廷下方尺之檄畀使君以一职，或闽或蜀，其敢弗行乎！则方命之诛，不旋踵而至，捧檄从事，千百年之土地人民，非复使君有矣！由此言之，虽今日之参政，使君将恐辞去之不速，又可求进乎？凡此以利害言，揆之于义，反之于心，使君必自有不安者。夫拂心违义而行，众所不与，鬼神所不嘉也。承问及，不敢不以正对，幸亮察。”既而驿竟不减。宋氏部罗阿贾、阿札等叛，人言贵荣嫉之。而督府檄兵安家，辄违约不至。守仁复贻贵荣书曰：“阿贾、阿札等畔宋氏，为地方患，传者谓使

之详，所以扶持辅导之者之周也。不然，周公之圣，而管蔡不免焉。斯可见象之既化于舜，故能任贤使能，而安于其位，泽加于其民，既死而人怀之也。诸侯之卿，命于天子，盖周官之制，其殆仿于舜之封象欤。吾于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也。然则唐人之毁之也，据象之始也，今之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终也。斯义也，吾将以表于世，使知人之不善虽若象焉，犹可以改。而君子之修德，及其至也，虽若象之不仁，而犹可以化之也。